

解疑釋惑

作者·釋剛曉

解疑釋惑

作者·釋剛曉

目 录

解疑释惑 (1—351)

附录一：

对解惑的质疑 (352—362)

附录二：

三戒印——止恶、行善、利他 (363—379)

后记 (380)

解疑释惑

晓：诸位师父，大家不能只听我说，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相互讨论一下。你们说你们的见解，我说我的看法，这样咱们可以相互促进，或者你们就提出哪一点儿我说的不对、不清楚，我也接受。

（沉默，沉默，几乎要冷场）咱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修行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问：阿弥陀佛！请问法师，一切都是唯识所现，那么一条蚯蚓，被斩为两断，两头还都可以成活，它的“识”到底在哪头儿？

晓：请坐下，大家提问实际一点儿最好，这关于蚯蚓的问题对我们的修行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它原本是诘难人的。大德们有回答是“余命未断”，不知道你能否明白。

问：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困惑，它老占着我的心，还请法师不吝给解答一下。

晓：这个问题么，我怎么回答都要落入你的圈套，我只能来踢个皮球，请问师父你是什么学校毕业？

问：初中。

晓：好，那么我问你一下——一根磁棒，现在你把它一砸两断，三段也没关系，它两段都可以吸引小针，我问你它的磁性在那段儿？

问：哪一段都有。

晓：对。蚯蚓与这差不多。明天把八识说过你就会明白，问识在蚯蚓的哪一头是你这问题的本身有毛病。识是“能了别”！它不是一个“东西”，你根本就不能问它在哪一头。

而且，蚯蚓也不是截成两段后，两段都能活，而是截成两段后，有头的那段儿能成活，经过再生，变成一条完整的蚯蚓，另一段儿就死了。【此处误，陈义主编的《无脊椎动物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81页）“蚯

蚓富再生能力，若在身体适当部位，切成两断，每断均可再生，变成整体，缺头者再生头部，缺尾者再生尾部”。江静汪清波等编著的《无脊椎动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第 2 版第 202 页)“蚯蚓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横切成两段可再生出头部或尾部，并且可以将切下的两段任意接起来，形成长短不一畸形的蚯蚓。”】

问：为什么有些老太太一个字也不识，只念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而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把佛法讲得天花乱坠，却不能得到解脱？

晓：没根据吧？！不识字，不通教理可以往生，而通教理反而不能，岂不是不必要学教理了？我们现在的学习也没必要了？“菩萨通五明而成就”！你请找一下佛教史，哪一位真正的祖师大德不是大学问家？真正弘法利生的是这些大德！没有否认他们功绩的理由吧？都说六祖慧能大师是不识字的，但他的水平比一般的祖师更高一筹，在显宗他可以坐头把交椅。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件事儿没有理论指导可以做成功的，成道是最最艰难的事儿了。比如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多少次农民起义，哪一次成功了？没有！为什么都失败了呢？都缺乏指导性的理论武器。新中国的革命成功也是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有极密切的关系。世间如此，修行更如此。

问：你不承认有不识字的老太太往生？

晓：承认，绝对有的。我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往生了？

问：死时的瑞相。

晓：瑞相不能做为判定往生的依据！如同留下肉身并不能表明修行境界有多么高一样。修行求解脱首先是见地正确，然后是信心坚固。只凭信心求往生，没有菩提心，见地不正确，如同骑自行车却想上月亮。菩提心、见地正才是正因。老太太不识字就决定了她的见地的不可靠，虽然信心很坚固（？），也必须有老和尚随时指点。比如说我要去北京，若见地不正确就如同我不知道北京到底在什么方位、是什么样子，一到石家庄，我发现

也是一个大城市，挺繁华的，我还认为是北京呢～～这就是不识字、不通教理的害处。有学问、有正见的人不得往生的原因是没有切实去行，若切实去行，放心，学问只会成为修行的助缘，绝不会成为障碍。

问：肉身还不能表明修行境界？

晓：肉身有这么几种情况，有的凭他在生时修持戒定慧的工夫，加上愿力，留下这金刚不坏身。我虔心拜他，他毕竟不是佛，他与我功德都增。再者一种是凭邪术留肉身，或药水或采精，象古埃及的木乃伊等。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在生时对色身特别特别执着，比一般人厉害得多，留下肉身。这后两种情况，我虔心拜他，我功德增长，他功德无所得。有一个老太太虔心事佛，她儿子老在藏地与印度之间做生意，她让儿子帮请佛牙，儿子忘了，在路边捡了一个狗牙骗母亲，老太太就天天在家拜，时间长了，狗牙上也出了舍利。老太太心虔，虽然拜的狗牙，也不耽误她的功德增长。何况拜肉身呢！

问：舍利怎样？

晓：那也只是圣者为使众生生起信心而示现的瑞相，也是唯识所现，是第六根手指，不是实在的。

往生凭的是阿弥陀佛的大愿之力和自己的信、愿之力，有此就足以往生了。

问：人死了之后，神识到底还有没有？

晓：有的。

问：若有识，那么放火里烧不疼吗？这也太残忍了。

晓：比如我刚晓。我自己这个身体，是八识的“内变根身（作为）正报体”，而外边的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该只是八识的相分，是八识的“外变器界（作为）依报体”，或简称作身体叫正报体，树木叫依报体。砍树木我不疼，就是因为树木是依报体。当我真的死了以后，若我有极善、极恶，马上受报，若善恶不是甚重，该成为中阴身，这时候，中阴身就成了“内变根身（作

为)正报体”，而刚晓的尸体只是“外变器界(作为)依报体”，你烧依报体，当然正报体不疼了。自然如果我还没死利索你就烧，那当然疼了。

问：识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

晓：识无始以来就有，但随着你修行功夫的加深，到什么时候你转八识成四智了，就不再有“识”。

问：把中阴身给说一下吧！

晓：象我们这个身体的身根，可以分为浮尘根和胜义根，而中阴身只是没有浮尘根而已，你若有兴趣就看《瑜伽师地论》，那里连人怎样转生都有。

问：戒体到底怎么回事儿？

晓：我只知道戒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防非止恶功能，它是“受所引色”。其它的我就不好了，下去后我们问一下老和尚。

问：举个例子吧。

晓：我虽然求了戒，但觉得没什么特别，大概也没得戒体，我真的说不出来，就免了吧。

问：求戒为何得不了戒体？有无补救办法？

晓：在戒场，老和尚教说，在戒台上要专心观想，可那一个月既紧又累，自己没有如法观想，故不得戒体。补救方法是现在忏悔以期自授戒。宣化上人的弟子告诉我们，在九华山就虔求地藏菩萨，忏悔，可以自授戒的。那时就得戒体了。

问：我问一个关于莲宗的事儿，可以吗？

晓：可以，不过你们为什么都不问唯识宗呢？百法是唯识教典呀。

问：唯识我们一般都很陌生……有个老太太不停地在念佛号，儿子喊道——妈，老太太应了一声，儿子却不说话了。老太太接着念佛号，一会儿儿子又喊道——妈，老太太又应了一声，儿子却还不说话，老太太又接

着念佛号，儿子过一会儿又喊——妈，老太太再应儿子儿子仍不说话。老太太很生气——你烦不烦人，我在念佛，你没事儿喊我做什么？儿子道，我才喊你三声，你就烦了，你一直不停地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觉得烦吗？……

晓：停下，停下，你刚出家吧？

问：嗯。

晓：难怪你不知道莲宗的殊胜。你去看莲花，在开花的同时就结了莲蓬，而桃、梨等都是花谢再显果。为什么？莲宗表示因即果，因果同是当下。阿弥陀佛立下大愿，让众生都念他的名号，念他名号者皆可得度，而你母亲没有这个大愿。二者是不可比拟的。你先搞清这个故事的出处再问好吗？

问：法师，我在医院工作，我有一同事，整日里念佛，念得一塌糊涂，不分白天黑夜。夜里也念，不知道睡觉。就象梦游一样，自己认为睡了，别人知道他没睡，在念佛，家人、邻居都很烦——他干扰别人休息呀。别人都说他是有了毛病。他这样做对不对？

晓：修行是很难的，一般都不能瞎修，得有师父指点。若没有老和尚指点，禅宗就不让你参。念佛也得有师父随时指导。有一句话——宁在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为什么？在小庙里独自用功出了问题就麻烦，在大庙里可以大众熏修。既然他念佛念得睡觉也念，很简单，但从你说的情况来看，他最初见地一定不正确，他现在应该舍弃这个方法，换一换。净土宗也不舍弃修三福！念佛怎么能念得让人讨厌呢。这样则破坏佛教形象，若他不是着魔了，不会舍弃也一定难以再进步。舍弃初禅才能得二禅，舍弃初地才能登二地。若他是着魔了，就更麻烦。

问：到底该怎样舍弃？

晓：我只是空头理论家，你把他带来让在寺庙住一段时间，住在老和尚身边，特别注意别让给小师父们在一起，由老和尚教。

问：到底弥勒菩萨成佛时我们能否得度？

晓：能。唯识宗讲缘起唯能识。善恶是刹那间造的，若你当下发愿一定能。我们现在学佛，就说明已于过去好多尊佛结过缘，然而我们现在还是生死凡夫，这就值得深思！

问：弥勒菩萨成佛还得多久？

晓：你算一下，大概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不确）。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不过没必要记这个。那什么叫年呢？我们这儿把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儿叫一年。你会发现，地球转着转着这一圈儿与另一圈儿时间不绝对相等的，所以没必要怕时间长。

问：现在也不是没有大修行人，比如法师你写过三步一拜朝九华的法海，事迹就很感人。可现在成道的几乎没有，你认为是不是末法时代就这样？

晓：这问题需要问自己。问问自己当时出家的因到底正不正。我们现在修行，你念佛、拜山的动力是什么？是诳心所还是菩提心？若没有菩提心，经上说——勤苦修行，非涅槃因。车子陷了，可我们在打车而没打牛。净空老法师有一次讲演，我记不得原话了，大意是——我们现在大都是在骗众生，骗佛菩萨，自认为一天念多少佛，有多大功德，佛念完了照样做坏事，你不堕地狱就绝好了，还想往生？怎么可能。所以说，没有菩提心这个根本正因，念佛、拜山很勤只是在枝末上下手，那只是成佛的助缘，现在人成道少，主要就是没有菩提心。至于末法时代这说法，是三阶教的教义，实际上这种思想在北朝已流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正法住五百年，像法住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实际上是昙无讖说的。信行大师在中国隋唐时特别强调，当时是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候，大师看到了兴盛背后的隐患，信行大师的忧患意识本是积极的，可我们现在却做了消极的借口，信行大师在天之灵，一定喊冤了。

问：一个人的见解是否正确到底如何判定？

晓：很简单，依照圣言量判定……不知道什么叫圣言量？！完了，完了，那我们就说依据佛陀的经典。

问：有的祖师之间的见解也不一样呀？

晓：这就要用智慧来判定。一般来说，那些专家学者们，他们只是研究佛法，他们也会有邪见，但这关系不大，通过辩论可以破斥。有无读过《梵网经》，里边谈到邪见，大多都是修行者的邪见。因为修行者的见解是通过实际修证而得到的，比如禅定的经验，这邪见就特别难破。这心态在百法中叫什么？……没关系，大声说，对，叫增上慢。这时就得多看经典，依之判断。

问：佛经看不下去，我只喜欢禅宗公案，猛然看去平平淡淡，但越品越有味。

晓：佛教各宗的教理本无差别，不同的只是行门。禅宗主要修行在于截断你的外向思维寻求。现在社会上出了不少禅宗公案改成的“哲理小品”，方杞、王静蓉等都是写家高手，还把公案加以发挥，看他们的书只能把你引入歧途。你若真喜欢禅宗，就看《京德传灯录》等，那完全是简单的记录，它不会把你的心引向外求。公案本没意思，那是禅师为挡住学人外求之心而立的堵堵墙壁，只是挡你的心不让外驰而已，这就是“面壁”。你竟然越思维越觉有趣，不是南辕北辙吗？有位教授说，看公案得注意，有的是师父境界无弟子高，但为顾脸面，他就顺口胡说，让注意区别，这教授看起来对禅宗也不大懂。

问：禅与净土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晓：比如我们要到九华山去，甲把地图烂熟于心，有能力自己去，乙呢，不知道路，就去请个向导，两种方法都可以到九华山。去九华山比喻到佛地去，甲把地图烂熟于心比喻上根者修禅宗开了悟，可以自己一直走下去而不迷路，直到成佛。乙比喻我们这些人，根器不好，自己没有能力，

只有请向导，凭阿弥陀佛领路才能到佛地。往生就是请到了可靠的向导。

问：密宗的即身成就是怎么回事？

晓：我不懂密宗。在此世界是释迦佛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成佛，大概即身成就可能是到他方世界成佛。

问：我是工学院的老师，现在对佛教很感兴趣，请问法师我从哪儿入手最好？

晓：我们学佛有一个共通的入手点，就是做人。从做一个人格完美的人入手。

问：我还谈不上信仰，只是把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法师你看我该选哪宗哪派？

晓：（笑）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干吗要把自己的前途交付给我来决定？男子汉应该支配自己的命运！我建议你用上四五年的工夫，把各个宗派都了解一下，然后自己选择学哪宗哪派。

问：法师，你在九华山，请问地藏菩萨到底能否成佛？

晓：（笑）地藏菩萨若不能成佛那我们根本就没有指望了。

问：地藏菩萨不是发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吗？众生哪儿能度尽？

晓：读经得注意理与事。成佛的正因是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无菩提心你再修也是魔道而非佛法。其它的助缘相对来说，都是小事一桩。你在田里种下了稻籽，只要条件具备，你不让稻籽成熟可能吗？不想成熟也得成熟，不由自己。你只要发了大菩提心，若机缘一到，不成佛也得成！地藏菩萨发了最上品的菩提心，当然可以成佛！

晓：已经不早了，今晚上就到这儿。现在我们对唯识还不了解，还提不出问题，等什么时候能对它提出问题了，就表示有进步了，以后慢慢来。我给大家说个问题，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坛经上说——菩提自性，本自清

净。既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现在心地为什么却不清净了，成了生死凡夫？

问：（抢接）被外境染污了么！

晓：先别答。若心地本来清净，则心净一切净，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山河大地，皆是法身。净心看外界的一切该都是清净法身，清净的法身绝不会染污你本来清净的心地，如同绝对干净的清水不会污染本来干净的茶杯。若说外境会染污心地，必须外境是脏的，而只有心地脏才能外境脏呀。苏学士说佛印禅师是牛粪，就是由于苏学士心地不净。经上明明说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呀，有人举例说茶杯泡久了茶被染污，但茶杯自身本还干净。这例子是不确的，世界是一不是二，你那例子是二不是一……

问：什么才是一的世界？

晓：挺心急的么。一的意思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假如我的心量只是一件衬衫这么大，那么袖口脏了，我就说是衬衫脏了，我要把整件衬衫放水中，而不会去剪袖子下来洗；你若头痛得厉害，我就说是你这个人病了，我不能只把你的头砍下来送医院，而要把你整个人送医院。这就是一的世界。但这心量太小，把它扩大，扩到整个国家——韩国两位前总统被审判，有人说韩国腐败透顶，这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汤。把心量再扩大到整个宇宙，两颗星星撞了，我就说宇宙是变化的。这里的变化佛教称为变现。宇宙包括无穷的时间和空间，什么都不出宇宙的范围，它是一个整体，佛教称这整体为如来藏性、真如、自性、识等（其中的差别现在先忽略），唯识宗说万法唯识——一切都是识变现的结果。星星为什么撞了？宇宙变化的结果！或者说撞星星这件事是宇宙“生”出来的。

问：自性不会被染污，只能说太阳被乌云遮挡，茶杯被茶垢蒙蔽，它们自身永远是清净的。

晓：你说的这还是二的世界，何况坛经上告诉——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一有光明，扫除一切黑暗，没有东西可以遮住从心地里发出的清净自性光明，何况你说的“永远”就违背三法印。现在不说太远，还回头说清净自性与生死凡夫这个圈子你怎么把它转圆。这是关系到我们成

佛的大问题，大家回去一定得思考一下。

问：法师，我昨晚翻来覆去地考虑你最后提出的问题，始终想不出来答案，还请法师给解答一下。

晓：你心思没用对，学佛法应该这样——若有问题，你就先别管它，只管看经就行了，在这本经中的疑惑，在另一本经中就解答开了。南怀瑾先生说搞学问就得这样，他说看儒家书籍得这样，道家典籍得这样，佛教经典更得这样，这叫“以经解经”。

问：可佛教经典那么多，大概得用车子拉，看完得多长时间，最少你给个线索。

晓：我干脆给你说吧——《圆觉经》上对这个问题就有解答，当时是金刚藏菩萨提出的问题，可金刚藏菩萨遭到佛陀喝斥——“如是分别，非为正问。”就是说你这问题本就问错了。

问：这个问题使得我昨晚几乎没睡，怎么错了？！

晓：对，是错了！我们不是金刚藏菩萨的境界，当然有这问题是必然的（我们的心一直是散乱的，思维这问题比乱七八糟好多了，而且这也是个值得一参的话头），也没有人来喝斥我们。有一个笑话，甲与乙争吵，甲说七八五十五，乙说七八五十六，去找县长评理，县长把乙打了四十大板，“甲已经胡涂成那个样子了，你还与甲吵，我不打你打谁？”我们现在就与那个傻子甲一样，聪明人是不会来喝斥我们的，当我们若到了金刚藏菩萨的境界还有此疑问，自然就会遭到喝斥了。

问：佛是怎么对金刚藏菩萨解释的？你大致给说一下。

晓：不必了，下去自己看《圆觉经》。其实，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使没看过《圆觉经》，你们也应该可以辩倒我的。昨晚上清师问识从什么时间开始，我就说了识是无始的。《华严经》中不是说过去——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华严经》是佛说的。你动一下脑筋，佛是说一切众生都有菩提种子，菩提种子就是清净自性，就是佛性。佛在这里可没有否定识的存

在。识我们一般指阿赖耶识，阿赖耶就不是纯净的。这就是菩提种子本有，阿赖耶也是找不到开始时间的。而我们平时的作为呢，若发菩提心行清净善，就熏习了菩提种子；若我们造恶，就熏习了阿赖耶中的有漏种子。

问：《华严经》上只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可没有说一切众生皆有阿赖耶识。

晓：我立一个说法——刚晓有手。我在说刚晓有手时，并没有否定刚晓有脚。

问：没否定但也没绝对肯定。

晓：要以经解经。“万法唯识”也是出自圣言量。

问：这不还是你有道理？！

晓：辩论当然得步步有道理。不过结果还没出来，别灰心，我最后一定会输的。你想，《坛经》上只说“菩提自性，本自清净”，而没说“阿赖耶识，本自清净”。况且菩提自性、阿赖耶识都是无始的，经上常说，“不二法门”、“一真法界”，那么菩提自性、阿赖耶识这二者是一个整体。菩提自性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真如，是无为法之一，金刚不坏，是体；而阿赖耶识乃心王，有为法之一，有为法都是不实在的，是用。体用不二。佛性如水，赖耶如波，永不分离。比如有一个盾牌，一面是金，一面是铁，金如菩提自性，铁如阿赖耶，虽然两面，但它是同一个盾牌，修行仅只是把这铁的一面去掉（应为转变）而已。

问：把铁这一面去掉那不是只剩“体”而无了“用”？

晓：这么笨？！一条磁棒，有N极、S极，从中间砸断，不是还照样有N极、S极。何况回归本性，了生脱死，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这最好了！

问：去掉铁这一面，盾牌的质量不就小了？

晓：天哪，这个例子没举好，叫你缠住了。菩提自性、阿赖耶识是不能论质量大小的，你说它多大就多大，说它多小就多小。况阿赖耶只是转变而已。

问：我越听越觉不对，《唯识概要》上是这么讲的——先画一个圆圈，表示清净自性，然后再画一个圆圈，圆圈里边点了不少点点，表示阿赖耶识。解释说，由根对尘产生识而使得清净自性变成了不清净的阿赖耶。

晓：种子有本有和新熏两种，你说的是新熏的部分(受熏只是阿赖耶五业用之一而已)，而且你的说法本不圆满，我们现在先把它“封杀”。

问：我知道了！刚才法师说体、用，一、二时，我一下子明白了。法师昨天提问题时问如何由清净的菩提自性变成了生死凡夫，有菩提自性，有生死凡夫，你这就是二，可别人一举例茶杯被染污、乌云遮住太阳，你说人家的例子是二不是一，不对！允许你的问题二就不允许别人的答案二？！

晓：好，这我还不服么？以我的矛攻我的盾，这就把我说服了。我补充一点——因为菩提自性（佛性）、阿赖耶识都是无始的，故而六祖说这一念若是与菩提自性相应，当下即佛，若这一念落入阿赖耶，当下即凡夫（前念觉即佛，后念迷即凡夫）。这下明白了吧，还有菩提自性永远清净也不是恒常不变，而是动态的平衡清净。

问：《唯识概要》的说法哪儿不圆满？

晓：这就是所求的答案。很多大德都说——原本的清净自性，由于一念无明，使得根尘相对时产生了不清净的识，但你想，水不洗水，尘不染尘啊，无明难道是无中生有？这说法最早是僧肇大师提出的，原话不记得了，大致意思是，“由真起妄，修行使得返妄归真”，他这说法按唯识宗观点来看，是不对的。修行是返妄归真，但最初绝不是由真起妄，最初就是妄而不真。唯识讲万法唯识，识乃无始，何来由(清净自)性到(染污的阿赖耶)识？僧肇大师的说法，最早反对的是禅宗的弘忍大师，其实在《圆觉经》、《胜鬘经》、《楞严经》中都有关于这问题的论述，近代有月溪禅师明确说僧肇大师错了。按唯识宗的说法，根、尘相对只是识现行了而已，而且，根只是种子的方便叫法，是“识上色功能”，尘是识的相分，这比较深了一点儿，这里不说了。

问：我爸爸什么也不信，他老说我——你念佛也得一天吃三顿饭，我不念不也一天三顿饭？我真没办法回答。

晓：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问：我爸爸是厂长。

晓：你可以给你爸爸说——我吃饭是因为肚子饿，而爸爸你呢？吃饭可能就是为了一笔贷款，或者为了要卖出产品，买来原料。这不就是区别吗？你是因为肚子饿而吃饭，这是吃饭的正因，而你爸是为了贷款，为了业务而吃饭，这不是吃饭正因。因不正吃饭，时间久了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问：我是皈依了某某师父，师父能说会道，可以解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可两个月前他忽儿还俗了，我们一下子感到心里很空落。师父怎么能这样呢？

晓：师父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这很正常呀！佛教允许，国法也允许。我们凡夫都有这么一个错觉，认为出家后重又还俗，这样“倒驾慈航”，是见不得人的。当然，做事不能够从一而终不是好现象，但知难而退也未尝不是勇气。不能够做一个好出家人，倒不如还俗做一个好居士。为什么呢？僧团中间有人要出去还俗，同时也还有人要出家，来加入僧团，这样形成一个双向流动，才不至于使这僧团变成一潭死水。就象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时，我们只有落后，当我们把国门向美国、向世界打开之后，人才双向流动，反而我们现在国力日益强大。佛教也得这样，要还俗的，谁也强求不得，他要从僧团中自然淘汰出去，但同时还会有人来补充，从目前来看，补充量远大于淘汰量。佛教现在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半开放状态，这才不正常。我有时出门，尤其是到北方，总有人问——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出家？人家都好奇呀！人们不了解佛教呀！其实这很不利于佛教发展。我们居士也这样看待还俗问题，这是佛教的悲哀。我们是佛教徒，然而在皈依三宝时根本就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皈依三宝，你皈依的是佛、法、僧，

现在不说佛与法，单说僧。你师父不叫“僧”，“僧”是和合众，是六和敬精神，你皈依的是六和敬精神而不是你师父这个人，这种精神现在还存在呀，你师父他只是个见证人而已，你绝不能因为你师父不是你理想中的、从一而终引导你的师父就退失信心，这是你的正信不具足。你应该回头修皈依三宝。你大概是郑州的吧，我对你很有些面熟，郑州有些居士在学《菩提道次第广论》，日常法师就讲阿底峡尊者对任何人讲法都讲皈依三宝，绝对有道理。

问：假如每一个出家人都还俗，佛教还怎么发展？

晓：我刚出家时，沈君骂我——假如所有人都出家，社会还怎么发展？当时我说，你这假设毫无意义，因为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至少沈君你就没有出家，人人出家是不可能的。你现在的假设也是，至少我刚晓现在就没有还俗。文革时也不是个个都还俗，九华山就有一个老师太，我不知道名字(现在知道了，是香山茅蓬性妙师太)，住在凤凰松那儿。

问：现在有很多冒充的假出家人，她一来就说是什么名山大寺的，要化缘盖庙。一下子也搞不清是真是假，后来才发现是骗子，我已被骗过好多次，这该怎么办？

晓：没办法，我们只能自己提高警惕。为了能识别真假，对佛教的常识多了解些就行了。到外边冒充出家人行骗的大多是湖北、安徽等地的农村妇女，她们利用人们的迷信及怕死的心理作案，而且不论哪个季节一般出去都戴着帽子，你就不妨拿下她的帽子看看是不是光头。假的都是把长头发盖在帽子下而已，因为她作过案后过一段时间还要回家过日子，就不可能理光头的。再者呢，她到你家去，你就不妨让她给你背一段《楞严咒》，她不会背你就不给钱。我们甘露寺就收到不少这样的信，人家说是我们甘露寺坤悟大师的弟子，还有慧兰、悟真什么的，甘露寺哪儿有什么坤悟、慧兰、悟真？可是一般都是来信感谢她们给人家消了灾、免了难，这真没办法，所以说我们让大家了解佛教，以后就不上当了。